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秋風接落葉回家

劉忠民

早起推開窗，一片葉子打著旋兒，輕飄飄地落在窗台上。是懸鈴木的葉，掌形，邊緣已經泛黃，像被誰用筆蘸了淡金，細細描了一圈邊。我伸手拾起，葉脈清晰如掌紋，觸手干燥而脆薄，帶著一夜露水的涼意，像握著一枚秋天的骨牌。風從樓群間穿過來，不再有夏日的黏膩與溫熱，而是清清爽爽的，帶著一種催促的意味——不急，卻有明確的指向。我知道，這是秋風來了。它在挨家挨戶地敲門，接落葉回家。

「欄庭多落葉，慨然已知秋。」陶淵明的句子此刻浮上心頭。古來文人寫秋，多染悲戚之色，我卻獨愛這「接落葉回家」的意象。

落葉哪裡是凋零呢？分明是一場盛大而安靜的奔赴。秋風像個沉穩的老管家，不聲不響，卻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帖。它曉得哪片葉子該走了，便在那葉柄與枝干的連接處，悄悄注入一絲離別的氣息，讓那維系了一夏的牽絆變得脆弱，如一根即將燃盡的絲線。然後，只消輕輕一拂，葉子便脫開枝頭，在空中劃出一道弧線，隨風起舞，姿態從容如謝幕的舞者，最終安然貼著泥土，像游子終於吻到了故鄉的額頭。

這讓我想起母親。她一輩子沒離開過老家那個小村莊，卻比誰都懂得「回家」二字的重量。小時候，每到秋收過後，莊稼進了倉，樹上的葉子也落得差不多了，母親就開始盼著在外打工的父親回來。她不識字，不會寫信，也打不了電話，只

會在每個黃昏站在村口的土坡上，朝著那條蜿蜒伸向遠方的土路張望。秋風卷起她的衣角，吹亂她花白的頭髮，她就那麼站著，像一棵種在路邊的老樹，直到暮色四合，村裡升起裊裊的炊煙。父親回來的那天，母親早早熬好一鍋紅薯玉米粥，把炕燒得暖烘烘的。她說：「人啊，就像這樹上的葉子，飄得再遠，根還在土裡，風一吹，就得回家。」那時我年少，不懂這朴素話語裡的分量。如今想來，那一片片安然歸土的落葉，不就是無數個像父親一樣在外漂泊的背影嗎？而秋風，便是母親那無聲的、綿長的、一年又一年不曾更改的期盼。

風漸漸大了些。我站在陽台上，看樓下小徑上的落葉被風卷起，在空中翻飛、旋轉，有的飄向草坪，有的落在灌木叢下，有的則被風推著一路小跑，最終停在了樹根旁。它們安靜下來了，層層疊疊，彼此依偎，像一群玩累了的孩子，終於在暮色中找到了母親的懷抱。那一刻，我仿佛聽到了大地深沉的呼吸，感受到了一種名為「安寧」的情緒在空氣中彌漫開來，像茶香入喉，像薄霧散去後露出的山脊線。

人生在世，我們也都是那片行走的葉子。年少時奮力生長，渴望伸展到最高的枝頭，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中年時歷經風雨，在枝頭搖搖晃晃，卻依然努力撐起一片綠蔭；等到了，精力耗盡了，便也到了該「回家」的時候。這「家」，或許是故鄉的老屋，或許是親人的身旁，更或許是內心深處那份久違的寧靜與歸屬。

秋風接落葉回家，其實也是在提醒我們：無論走得多遠，飛得多高，都不要忘了來時的路，不要忘了那個叫做「根」的地方。

荷塘逢白露

李彩平

漫步荷塘邊，暑氣殘存的一點燥熱被白露收盡，一池清潤撲面而來，白居易寫衰荷的詩句不覺湧上心頭：「白露凋花花不殘，涼風吹葉葉初干。無人解愛蕭條境，更繞衰叢一匝看。」

白露時，荷塘最動人的莫過於那滿池細碎的露水。夜色醞釀的寒涼在荷葉上凝成一顆顆碎鑽。晨光輕輕親吻露珠，瞬間將它們點染成暖暖的琥珀，通透、澄澈，猶如散落的歲月。風一吹，它們順著葉脈滾呀滾，你拉我，我拽你，晃晃悠悠，如同一群玩蹺蹺板的孩子，稍不注意，便「滴答」一聲，墜進池中。池水裡砸開一圈細細的漣漪，慢慢暈開，鋪向遠方。荷葉不復盛夏的濃綠，邊緣已微微泛黃，葉上漫開一層薄薄的白霧，仿若披了層薄紗，帶著被時光打磨過的成熟質感。

夏日的荷花是熱烈張揚的。「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那時荷葉田田，荷花灼灼，一派繁麗景象。而白露時節的荷塘，卻褪去絢爛，帶著歷經繁盛後沉淀出的坦然與從容。零星的荷花三三兩兩錯落在寬大的葉子之間，有的半開半斂，花瓣仍有幾分柔軟，素靜溫婉；有的已然凋零，殘瓣輕垂，卻無半分頹敗之勢；有的尚未開放，嬌嫩的花骨朵躲藏在花蒂中，只露出淺淺一點紅藍。偶有蜻蜓停在殘荷花梗上，沾了薄薄的晨露，輕盈欲墜，靜立片刻，又翩然離去，給這初秋清寂的荷塘添了幾分靈動。

秋風拂過荷塘，一股清冽的氣息掠過眉梢，涼絲絲、輕飄飄的，消解了晨起的慵懶，也滌蕩了心底的浮躁。空氣裡交織著荷葉淡淡的清香與池水溫潤的氣息。水面澄澈見底，褪去了夏日的溫熱，漂浮著蒙蒙的水汽，藍天白雲和塘邊的蘆葦、菖蒲、垂柳、紅葉石楠等靜靜倒映在水中，水光與樹影相融，浸在白露淡淡的清寒裡。

古人雲：白露秋分夜，一夜涼一夜。白露是夏秋悄然交接的分水嶺，是天地由盛轉衰的溫柔過渡。此時萬物由蓬勃漸漸走向寧靜內斂。但繁花落盡未必荒蕪，喧囂褪去方見本心。荷塘經過酷暑的熱烈炙烤，又坦然迎來秋天的白露降臨，一池風物不懼葉片漸枯、花瓣凋零，不怨時序更迭、流年如梭，將一份通透豁達藏於滿池清露之間，靜待四季的輪回。

荷塘逢白露，一池清露氤氳出歲月溫柔。佇立塘邊，內心的急躁煩亂，也跟著晨露慢慢沉淀下來。

秋雨潤凡心

汪小科

那天早晨，我急匆匆地走在上班路上。突然，絲絲細雨夾雜著涼風拍打到我臉上，這份清涼感透過我的發膚瞬間潤澤了我的燥熱的心。我喜不自禁，想著秋雨終究是來了。

沒帶傘的我穿行在細密的雨簾中，聽著淅淅瀝瀝的雨聲，任雨水洗去心頭的浮躁。漸漸地，我的思緒沉淀下來，飄向了記憶的遠方。

記得在故鄉，每當秋風起、秋雨落的時候，田野裡的蔬菜水靈了，苞谷精神了，柴草也油亮了。放眼望去，天地間頗有「千裡增翠色，萬樹鎖清煙」的意境。

在故鄉，這秋雨能洗去塵埃，浸潤萬物。雨停後，鄉親們就會忙碌起來：收稻谷、除雜草、種冬菜……雖說「一場秋雨一場寒」，但在鄉親們的眼裡，這秋雨就像「報喜」的使者，給人收穫和感動。當村裡家家戶戶的籬笆裡、席圍裡堆滿了秋收的成果，秋雨就默默地隱退了。

那時，母親常帶著我一起在雨天下秋收。即使秋雨連綿，田地裡、果園裡也總能見到我們的身影。每次舉手抬頭間，雨水就會順著我們的手臂和臉頰滑落，伴著陣陣谷物香、蔬果香，一點一滴潤入我們的心間。

在雨中采擷了豐厚的果實，回到家後，母親就會走進廚房，燃起灶火，為我烹制各種美味，用暖暖的食物驅散我身體裡的濕冷，讓我在菜暖飯香中度過一個個寒涼的秋夜。後來，無論我走到哪裡都愛沐著秋雨而行，在雨中搜尋那記憶裡的余溫。等回到家，再獎勵自己一頓美餐，仿佛暖意總能遷徙。每到這時，我都會在電話裡告訴母親，秋涼了，我又在異鄉升起了灶火。

眼下，纏綿的秋雨又牽動起我絲絲縷縷的鄉愁，而我卻要趕赴新一天的征程。不能有更多時間遐想、更多空間尋味，也不知再和家裡通話會是何時，而日子還是

要在匆忙中度過，為了讓自己和家人生活得更好，為了再回故鄉時，能讓家人多點自豪。為了到這裡，我不禁打了個寒顫。忽然間意識到，自己已沒有享受這秋雨的自由了。

於是，我加快了行走的步伐。到了工作單位，我拍了拍身上的雨珠，捋了捋凌亂的頭髮，很快就進入了工作狀態。我再沒有心思去留意外面的秋雨，一頭扎進工作裡，把情懷和回憶都忘在了腦後。等到下班時，我才發現窗外的雨已經停了。

我推開窗，清新的空氣迎面撲來，帶著淡淡的草木香卷走了我一身的疲憊和功名利祿心。憑窗而望，雲淡天清，萬象澄澈。我這才發覺，秋雨能讓人情意繾綣，也能讓人恬淡從容。無論我以怎樣的心態看待它，它都能以穩健的姿態感染我，讓我沉淀本心，看淡得失，重歸閒適、自在的生活基調。

方才這場雨，落在了我心的深處。這一刻，雨中觀景、心隨景動，以及不為景色迷，不畏流年期的種種生活態度在我腦海中一一閃過，像是在告訴我人生之路可以走走停停，可以把時間分給天地萬物、分給人間真情。讓生命之舟有溫暖如昔的源頭、有波瀾壯闊的遠方，也有靜若安然的歸處。

文藝副刊

海韻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

专栏主编: 溫陵氏 宓月

654期

家鄉的姑嫂塔

邱婷婷（筆名靜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香港作家聯會永久會員、香港女作家協會副理事長。1986年開始在海內外發表作品。1994年初移居香港，曾任《大公報》編輯、記者。代表作長篇小說《殘夢》《生》《海濤海晏清風》、散文集《大海的恩賜》等。長篇小說《殘夢》、中篇小說《岑太太》曾在菲律賓《世界日報》文藝副刊連載、轉載。小說、散文、議論文、隨筆等文學作品常見於海內外報刊，收入許多部選集，獲得眾多獎項。

這天，在春風中獨游家鄉的千壘悠谷，路邊紫色的花藤爬上圍欄，把圍欄變成紫色的「牆」。腳步的驟停，因眼光被路邊許多樹上的「小雲朵」與串串細如沙粒的迷你小綠珠緊緊吸引。透過棵棵樹木，見到綠水悠悠輕蕩，紫色和白色的迎春花在不遠處的樹上，於春風搖曳中似示意我把眼光投射過去。恍惚中是我的心聲，或是它們真的在呼喚：我們的風光無限呀，趁四月芳菲未盡之時，願給你美好的片刻。於是我站在紫荊花前，依依不捨地觀望，希望記住它的璀璨之美，在心間留住春光的美好，讓她滋潤心情，滋養生命。為了一睹花海谷的春光與芳菲，我繼續向林中小路走去。

下午的斜陽照在矗立著姑嫂塔的高山上，數不盡的矮樹中呈現著無數累累岩石。山下水庫淼淼，悠然輕波徐徐。在迂曲的木橋上觀悠悠碧水，觀白鷺在水面上波光中依依飛翅，讓思索隨著飛揚，記憶如一波波泛泛而來。兩三年前的那天，獨上姑嫂塔山，當時邊向木棧道攀走邊想，當年那姑嫂因為思念親人，為了漂洋過海，遠航尋覓出路的親人平安歸來，是如何萬分艱難地來來回回，一塊塊地扛頭石上山，把日夜的思念與企盼築成石塔，當作歸航的燈塔啊！那麼麼像西西弗斯的神話！然而，西西弗斯的推石是徒勞的宿命，姑嫂的壘石卻是牽掛親人而生的執念。後來這個塔便成了人們紀念民間至摯的骨肉親情與堅韌的象征。它不僅是石頭堆砌，更是人心在無常命運中，為自己拋下的一枚沉甸甸的壓艙石。

這塔，是有著厚重歷史重量的。它始建於南宋紹興年間，由花崗岩石砌築而成，八角五層，仿木樓閣式的飛簷在風雨中靜默了八百多個春秋。它背靠泉州灣，面臨台灣海峽，古時又喚作「關鎖

塔」，以鎮守東南、關鎖水口的磅礴氣勢，俯瞰著「漲海聲中萬國商」的鼎盛。在宋元時期，當泉州港千帆競發、桅桿如林，當滿載香料與絲綢的商船從七十多個國家劈波斬浪而來，這座塔便是游子與商賈眼中最篤定的歸期。明代《蜀書》中那句「姑嫂壘石山巔，登高望斷歸舟」，不僅刻在了史冊裡，更融進了閩南人向海而生、不畏艱險的血液之中。塔中那兩尊並立的石刻女像，是姑嫂，是妻子，更是千百年來無數守望故土、期盼團圓的中國女性的縮影。

她們在狂風惡浪面前的悲愴與堅忍，最終化作了這巍峨挺拔的塔身，成為了海外儒親心中不滅的精神航標。

坐在青年水庫邊的木長椅上，抬頭往上看去，不知不覺間夕陽已變成金燦燦的圓球，掛在姑嫂塔邊上。水庫岸畔垂下浮於水中的棵棵樹影中，卻見晃動著金閃閃的水波，忙拿手機拍下——然而，天空拂過的黑雲剛好投下陰影，掩蓋了水中的金光，水中又是金燦燦的了。如此反復多次，即便抓拍到了，那影像也遠不如真實的水上金光亮堂。這便是心照美景，景致心亮，手機的抓拍怎可與心照比美！世間至美，往往不在方寸的影像裡，而在心照的澄明中。當內心充滿陽光，一切便都光明了，這心照的美景，又豈是凡俗的鏡頭所能輕易框定？因心裡執著憧憬僅於花海谷，便急不可待地匆匆走上小路。心裡期盼著的是：春未老，桃花依舊笑春風。即便凋零了，還能有幸瞻仰到一兩朵還在依戀中綻放嗎？然而想象與現實總是相差甚遠。站於水庫壩長長的木橋上，往下眺望底下的花海谷，只見遍布紫色及紅色花的花海谷與紫荊花扎成回廊一樣長長的花廊。邊想，在家鄉賞花應在農曆正月十五過後開始吧，那時花剛萌芽，春正初始，心情若被春天喚醒對美的強烈向往，那是最美好的時光。記住了哦，在家鄉賞春，要趁早！從堤壩上走下去，逛了一會兒花海谷，轉瞬間夕陽已西下。

向上通往姑嫂塔的木棧道已變成一條條彎曲的金條，姑嫂塔也變成了金色的了。是的，姑嫂塔不但成為當地文化的象征與根脈，更是當地聞名而來瞻仰的文化人筆下千姿百態或深沉或美妙的文筆下數不盡的文章。是的，姑嫂塔是大海航行的航標，更是金字塔！這金光閃耀的金字塔，在家鄉春天的夜晚是多麼名副其實！它也是海外游子們心中的金字塔啊。

它告訴我們，無論歲月如何流轉，無論海浪如何冲刷，只要心中有那份對故土的眷戀與對光明的向往，生命的金字塔便會在精神的荒原上，永遠熠熠生輝。

2026年4月10日於家鄉石獅